

014000

مجله بیواک هوا قانخ

宣化岡志

◆ 主编 马国琨

甘肃人民出版社

مجله شهوات هوا قانع



宣化冈志

主 编\ 马国瑛

副主编\ 马国雄

王祥麟

李生荣

马怀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宣化冈志/马国瑛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1

ISBN 7-226-03127-2

I. 宣... II. 马... III. 伊斯兰教史—研究—张家
川县 IV. 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19 号

责任编辑:卢鸿丽

封面设计:陈珂

宣化冈志

主编 马国瑛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7 插页 16 字数 265 千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3127-2 定价:56.00 元

顾 问： 马少珍 马靖宇 穆启圣

马国玮 马国瑜

编委会主任： 马国瑛 马家声

编委会成员： 马家诵 马百龄 马庭坚

王小兵 李 忱 虎有泽

马峻德 马国强

主 编： 马国瑛

副 主 编： 马国雄 王祥麟 李生荣

马怀玉

撰 稿 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琴 马怀玉 马国雄

马国强 马家声 马晓燕

马峻德 马振鹏 王小兵

王祥麟 李 忱 李生荣

虎有泽

13

序一

我道祖关川尔则孜(阿拉伯语,尊贵的)老人家在也曼国求学十六载,回国传播哲赫忍耶教门,至今已近三百年历史。想当年清王朝欲将哲赫忍耶一举铲除而后快,乾隆下令“剿洗净尽,永绝根株”。成千上万的朵思塔尼(波斯语,穆斯林)被屠戮杀害。同治年间再遭劫难,逝者去已,生者被充军发配边疆烟瘴之地令其自生自灭。但哲赫忍耶学理如春起之苗在大江南北悄然兴起,历经万般磨难,代代相承,日臻不衰。

云南东沟惨案举家遭洗,伯祖光烈公奉命率弟侄人等星夜逃逸,背井离乡、亡命江湖,辗转数十载,方定居张家川,建立“宣化冈”发祥之地。而今逢盛世,政通人和,民族团结,修书立志,适逢其时。

国宾吾弟生前热情邀请峻德、国雄、祥麟、生荣、怀玉等几位离退休老干部秉笔编纂《宣化冈志》,历经五年辛勤整理,在即将出版问世之际他却顺命离我们而去。悲伤之余,所幸几位志同者并未停笔放弃,偕同有关方家共同努力,几易其稿,志书终于出版面世,可慰可喜。

《宣化冈志》出版很适时,使广大读者有机会对哲赫忍耶教道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让哲赫忍耶朵思塔尼深刻认识哲

赫忍耶学派的各项功修和善功行为,认识到“教门乃主圣之教门,非一家之私业也”。穆勒什德是引路人,遵行是朵思塔尼的职责。宣化冈过去的辉煌成就是前辈先贤和朵思塔尼共同智慧的结晶,日后的振兴仍需朵思塔尼的共同努力。先辈们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值得后人们仿效学习。思我先祖光翺公昆仲兄亲弟恭,手足之情、君臣之义,接物处事俨如一人,毫无芥蒂。先祖光翺公有静室,先伯祖光烈公题额曰“同德斋”。光烈公归真后,先祖十年如一日未曾解衣就寝,亲躬教务,引经据典,每日召集众多知名阿訇学者研讨教律经典,杜绝丝毫偏异。先祖于五功立行方面要求极严,按时按节分秒不移,于个人副功方面终夜不寐,小净从不间断,数十年如一日。每遇灾荒,先行减食,尽其所有救济饥民。先祖宏德懿行,非巨册难表万一,借此略举一二,望我道祖后裔永远铭记,切勿为一己之私毁坏教门声誉,更当铭记先祖遗训:“尔曹年富力强,正当殚精竭虑刻苦于学,当思乃祖之勤劳,勿染后进之习气。刻鹄不成庶亦不失为鹜也。若荒嬉失学,有言无行,从事机巧,炫惑愚昧,近于涛张为幻之!夫是自暴而自弃也,不亦大可哀哉!”(祖父马元超语)这些格言警句定当镂诸心版,付诸实际,绳其祖武,重振家声,再创业绩。

吾年过古稀,暮景颓颜,目昏手颤,虽百感交集,然力不从心,聊书数语,略表衷肠,姑且为序。

马靖宇

甲申孟冬于金城舍下

序 二

中国古籍向以“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著称于世，但若要从搜求出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资料，则犹如大海捞针，难之又难。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特殊方式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但同时与中国历史编纂“非正统不录”的传统有关。所以长期以来，治中国伊斯兰教史者莫不因缺乏系统、可靠的资料而深以为憾。正因如此，整理和抢救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和各种文物资料则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不可回避的基础工作。

伊斯兰教自唐代进入中国后便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到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品格，即：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制度、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体系和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学派体系。但长期以来，由于教派与学派自身的特质及其根深蒂固的神秘性和封闭性特征，中外学术界却难以尽识其庐山真面目。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和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研究著述的相继问世，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这块神秘的面纱才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积30年之功而成就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从历史和时代的

101

高度向学术界展示了中国伊斯兰教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地域特色，勾勒出苏非学派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及其整体面貌，同时也为中外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开辟了一条入门的途径，因而，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始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这 20 年来在苏非学派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中国伊斯兰教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一样，是近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大小分支四十多个，无论是从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来追溯，或是从宗教学理、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仅仅揭开了苏非学派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未能达到全面准确地反映苏非学派的整体面貌和揭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的目标。从方法上对苏非学派进行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的全面系统研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各苏非学派及其大小分支都还不同程度地缺乏完备的历史档案的建立和鲜明的宗教学说主张的陈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伊斯兰教苏非学派及其大小分支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一种神秘状态。鉴于上述原因，整理和恢复全面可信的历史资料、梳理独特鲜明的宗教学理，仍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苏非学派自身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

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一部分教派、学派陆续开始抢救和整理本派的历史资料，并向社会公布。此外，还有一些教派、学派与专家、学者们合作，共同挖掘整理本派的历史传统和宗教学理，展现出一派可喜的发展前景。

呈现在面前的这部《宣化冈志》，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对苏非学派研究著述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编写始终得到省、市、县各级领导的关心和财力、物力的支持，从内容到形式都展示了一种特别的范式。《宣化冈志》编写过程中，既注意到文献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的搜集和吸收，也重视口碑资料的抢救和整理。它的出版将是一项极有意义的资料积累和基础研究工作，必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研究，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苏非学派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

宣化冈拱北创建于1889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宣化冈拱北的建立与发展在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哲赫忍耶学派长期处在不断反抗又不断被镇压的为殉教而奋斗的悲剧命运之中。而在宣化冈拱北建立后，哲赫忍耶学派新的领导人马元章没有重蹈前辈覆辙，他一方面着力改变以往哲赫忍耶学派长期与清政府对抗的政治格局，重新解释“舍希德”精神的含义，引导教众走和平复教的道路；另一方面，又重视发展经济、教育，努力改善政教关系、回汉关系，进退于中国封建政治的漩涡之中，为哲赫忍耶学派的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空间，成为哲赫忍耶学派和平发展新时代的起点。哲赫忍耶学派的第

三次复兴在教众心中又点燃了希望的明灯，宣化冈拱北也因此成为哲赫忍耶学派教众心中的圣地。由于宣化冈在复兴哲赫忍耶学派的过程中特殊的历史成就，作为哲赫忍耶学派最大的宗教陵园，其也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而，这部《宣化冈志》的编写不仅具有别具一格的分量，还启发我们对宗教现象作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读了这部《宣化冈志》，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研究：其一，它拓宽了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吸引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宣化冈志》吸收和整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哲赫忍耶学派的研究成果，使得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重要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更加具体翔实。同时，宣化冈拱北的崛起及其复兴哲赫忍耶学派的历史功绩，构成了哲赫忍耶学派发展史上新的内容。宣化冈拱北在复兴哲赫忍耶学派的过程中，见证了近代中国和西北地区的深刻变革，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无论对研究西北地方史还是对研究苏非学派在中国的发展史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宣化冈拱北也必然成为苏非学派研究新的焦点之一。那么，回顾哲赫忍耶学派的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历程，对比宣化冈拱北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研究呢？宣化冈拱北的崛起又有哪些现实意义呢？其二，《宣化冈志》给我们提供的有关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更为全面清晰，有助于我们深入比较研究中国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四大学派的本质和差异。宗教礼仪遵行的差异是中国伊斯兰教分门别派的重要依据之一。

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苏四十三起义前后，不断在各种文献中被零星提起，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哲赫忍耶学派的礼仪遵行一直是一知半解。《宣化冈志》归纳梳理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宗教礼仪，使我们对哲赫忍耶学派的认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由此，我们应深入比较研究苏非主义与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非学派的异同，以及苏非主义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回族社会的相结合。其三，在宣化冈拱北崛起的过程中，马元章的作为不仅使他赢得“虔诚的宗教家”的赞誉，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素质。他那非凡的政治胆略和机智灵活的处世技巧以及他对时局高瞻远瞩的把握，对宣化冈拱北崛起和哲赫忍耶学派的第三次复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近代伊朗巴布教起义失败后，巴哈乌拉那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和巴哈教在当今世界兴起的现实意义。那么，如果把哲赫忍耶学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作一番比较，他们的个人素质与时代特征的差异对他们的作为有哪些影响呢？从中我们又能获得那些启示呢？其四，在复兴教门的同时，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地理环境为宣化冈拱北承担起社会责任、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发展经济、兴办教育、赈济灾民的过程中，宣化冈还积极促进回汉团结，密切与政府官员的交往，强化了在朝野的影响力，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纵观宣化冈拱北在近现代西北的地域格局中，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所揭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使我们对宗教领袖和宗教活动场所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域里

发挥的特别职能又有了深入的理解。透过宣化冈拱北的社会功能，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在西部荒凉的土地上，苏非学派存在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它给予我们的启示绝不仅仅在于对宗教现象的理解，更是一种心灵的撞击，张承志的《心灵史》可以为证。那么，在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宗教的社会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应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探讨。

总之，《宣化冈志》的编写对我们积累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是有益的，对我们理解宗教的社会功能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有启发的。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事求是地开展宗教学的科学研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整理编写有关苏非学派的志书虽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基础工作，但它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应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

我本人出生在宣化冈附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主持张家川县政府的工作，特殊的机缘使我对哲赫忍耶学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部分同志萌发编写本志的时候，我即鼓励过这种想法。已故的张家川原副县长马国瑛先生作为本书的主要发起人，在他临终时亦谆谆嘱托大家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编撰此志，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参与编撰的相当一部分人几经寒暑，艰苦努力，几易其稿，今亦垂垂老矣。在书稿付梓之际，我认真读过一遍，深感该志时

间跨度大、涉及的人物、事件多，史海钩沉，沙里淘金，个中的辛苦可以想见。我谨以上述读后感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纪念，对编撰者的敬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李伟' (Li Wei) in a cursive style.

2004年12月16日夜

于西北民族大学

概 述

19世纪末,风起云涌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被清朝政府残酷镇压,回族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起义的先锋——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教众几乎被杀戮灭绝,回回民族的生存面临危机。马元章、马元超兄弟肩负振兴哲赫忍耶学派的使命,辗转数年,从云南经四川,于同治十三年(1874)秘密潜入陇东南的张家川,与传说接受了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哲赫忍耶学派第五代穆勒什德)遗命的李得仓(回民起义军“南八营”首领)接头,开始复兴和发展哲赫忍耶学派。经过马元章、马元超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了以宣化冈为中心,以张家川及周围地区为教民集中分布地区,影响涉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十余省区的哲赫忍耶学派体系,实现了哲赫忍耶学派的再次振兴,开创了哲赫忍耶学派此后百余年的繁荣发展之路。

宣化冈的建立当以光绪十五年(1898)马元章为马化龙的陵墓修建八卦圆顶屋为标志。马元章兄弟“度陇寻源会教友,重宣教化振旧业”(马元章诗)。他们落脚张家川以后,在北山

购得土地,以农耕为生,在李得仓和广大教众的支持下积蓄力量。光绪八年(1882),马元章、马元超用重金买回马化龙及其三弟马成龙、长子马耀帮等人的颅骨,秘密埋葬在张家川北山。此后,由于清王朝日趋衰败,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哲赫忍耶学派的监视和控制,北山遂成为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公开讲经、传教、静修的基地。光绪十五年(1898),马元章在马化龙的陵墓上修建了八卦圆顶屋,始称“北山拱北”,民国四年(1915),马元章将此地取名为“宣化冈”。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初七晚海原大地震,马元章于西吉滩遇难,遗体被运回张家川,葬于宣化冈。民国十年(1921),马元超尊其兄马元章遗命,将被清政府发配汴梁(今开封)而遇难的马进成(马化龙之孙)的遗体运回张家川,安葬于宣化冈。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二十日,马元超逝世,遗体亦安葬于宣化冈。至此,宣化冈集中了哲赫忍耶学派众多穆勒什德(阿拉伯语,意为导师、引路人)和先贤的墓庐,成为广大哲赫忍耶学派教民崇敬和仰慕之地、哲赫忍耶学派著名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成为全国哲赫忍耶学派最著名的拱北之一。

至新中国成立前,宣化冈已建成有大小院落 24 处、房屋三百多间,由“八卦墓庐”、“观光楼”、“别有春”、“留春崖”、“翠真门”、“省心楼”、“礼拜堂”、“经厅”等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各主要建筑物上悬挂有晚清、民国时期政府首脑及各界名流如慈禧、徐世昌、段祺瑞、袁世凯、吉鸿昌、冯玉祥、胡宗南、邵力子、杨虎城、朱绍良、邓宝珊、安维峻、哈锐等人书赠的匾额、诗画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参观

宣化冈并赋诗一首：

振臂一呼此磐疆，河山耕牧势犹强。
早知骑射雄西北，今见威仪视帝王。
万户蒸腾风又雨，一川填咽海还桑。
天荒地变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冈。

二

宣化冈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哲赫忍耶学派道统的延续。哲赫忍耶学派传入中国以后，至今约有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在其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穆勒什德传教制度，共传“两姓三家”，即阶州马——马明心一脉、平凉穆——穆宪章、灵州马——马达天一脉。从创始人马明心开始，穆勒什德的传承依次为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马进成和马元章。

哲赫忍耶学派穆勒什德的传承体现出苏非学派的特点，即穆勒什德的传承皆由“前定”，由谁来承担穆勒什德的责任都是“定然”。但从表面上，历史上哲赫忍耶学派的穆勒什德曾经有两次没有顺利完成交替：一次是第四代穆勒什德马达天被清政府流放黑龙江，行至吉林船厂而歿，当时未及安排穆勒什德的接替，其子马化龙便承担了穆勒什德的责任；另一次是马化龙领导的西北回民大起义失败以后，马化龙及其家属三百余口悉数被清军斩杀，当时也未顺利完成穆勒什德的接替，但民间传说非常明确，即马化龙早有预言和遗命——道祖马明心的后裔将接替教务。马明心的四世孙马元章从云南出

逃来到张家川以后，在追认马化龙之孙马进成为第六代穆勒什德的同时，他自己承担了第七代穆勒什德的责任。

马元章承担了穆勒什德的责任以后，以“恢复道统、振兴哲派”为目标，与其弟马元超一起，一方面积极宣教，一方面兴建宣化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宣化冈终于成为自马化龙起义失败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学派最著名的宗教活动中心。马元章以及宣化冈开始管理全国哲赫忍耶学派宗教事务。

随着马元章以及宣化冈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使全国广大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在遭受“劫难”以后几近绝望的心情有了安慰和寄托，宣化冈不仅成为“恢复道统、振兴哲派”的希望之地，也成为人们的崇敬之地。所以自宣化冈建成以后，全国各地的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前来上坟者络绎不绝。马元章以及宣化冈敞开胸怀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无论是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还是非哲赫忍耶学派穆斯林，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文人墨客，无论是回族还是汉族，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前来上坟的还是参观游览的，马元章以及宣化冈都予以热情接待。这样，不仅赢得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各族各界群众的普遍尊重，也使人们对哲赫忍耶学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马元章以宣化冈为中心管理哲赫忍耶学派教务的同时，强调要严格遵守道祖马明心所传播的哲赫忍耶学派教义、教理，但对哲赫忍耶学派有关“舍西德”（阿拉伯语，意为殉教者，指为主道而牺牲的人）的教理进行了革新，不仅使哲赫忍耶学